



徐文長三集卷之二十

明會稽

徐渭

文長



陶望齡

周望

校

謝伯美

開美

商濬

景哲

陳汝元

起侯同校

跋

新建公少年書董子命題其後

重其人宜無所不重也况書手重其書宜無所不重

後文長三集 卷之二十一
也况早年力完之書乎重其力完宜無所不重也况
題乎董君某得新建公早年書願以題命我

書石梁鴈宕圖後

台宕之間自有知以來便馳神於彼苦不得往得見
於圖譜中如說梅子一邊生津一邊生渴不如直啜
一甌苦茗乃始沁然今日觀此卷畫圖斧削刀裁描
青抹綠幾若真物比於往日圖譜彷彿依希者大相
懸絕雖比苦茗尚覺不同亦似掬水到口畧降心火
老夫看取世間遠近真假有許多種別不知他日支

杖大小龍湫更作何觀

書梅花道人墨竹譜

余觀梅花道人畫竹如群鳳爲鶻所掠翎羽騰閃指
揆變滅之詭雖鳳亦不得而知而評者或謂其贗豈
理也哉

書畫後

僊人以道勝女婦以顏勝有人觀神僊於畫中則冀
一遇之及果遇之道未嘗不道也而人曰此非道也
如昌黎之于其從子雖至親而猶不得相信觀女婦

徐文長三集 卷之二十一
于畫中則與一遇之及果遇之貌未嘗類也而人曰
此貌也如登徒之于其妻雖至陋而猶不以爲媼是
於道也抑何苛而於類也抑何恕耶予偶觀此於某
君館今書故書之如此爲昧者言耳某君信道於早
而予讎類於晚不煩風與警觀者當自得之

書 茆氏石刻

金華宋先生之重也以道卒用於學士也以文世珍
其書謂多由此然即使不道不文書亦自珍也豐考
功晚痺而跌株連臂腕於書不無少妨而歸安茆君

康伯購而簡刻者乃並是兩公盛年五合時物其寄
我以題雖非其人然殊快一飽語云匪跣逐曷鞞肉

送畫於寺書其左

右梵景乃塞僧所贈相傳爲李伯時筆細閱之信非
伯時不能也題於上方者曰西河溥當亦非俗髡但
不省爲何代人惜其手書亡矣代書者稍習文待詔
體亦不俗今以歸華嚴寺清公之徒曰某供養之如
蘇長公舍四板菩薩例噫亦都安哉

子瞻有吳道子
畫釋迦佛一軸

以其損爛亦付寶月大師令裱板
予書送龍眠不如用此例之尤勝

書蘇長公維摩贊墨蹟

予夙慕大蘇公書然閱覽止從金石本耳鮮得其蹟
馬子某博古而獲此予始幸一見之必欲定其真贋
者則取公之贊維摩中語而答之曰若云此畫無實
相毗耶城中亦非實

書米南宮墨蹟

閱南宮書多矣瀟散爽逸無過此帖辟之朔漠萬馬
驕獨先

書子昂所寫道德經

世好趙書女取其媚也責以古服勁裝可乎蓋帝胃
王孫裘馬輕纖足稱其人矣他書率然而道德經爲
尤媚然可以爲稿澁頑麗如世所稱枯柴蒸餅者之
藥

書夏珪山水卷

觀夏珪此畫蒼潔曠迥令人舍形而悅影但兩接處
墨與景俱不交必有遺矣惜哉雲護蛟龍支股必間
斷亦在意會而已

書李北海帖

後文長三集 卷之二十一 四
李北海此帖遇難布處字字侵讓互用位置之法獨
高於人世謂集賢師之亦得其皮耳蓋詳於肉而畧
於骨辟如折枝海棠不連鐵榦添粧則可生意却虧
書陳山人九臯氏三卉後

陶者間有變則爲奇品更欲效之則盡薪竭釣而不
可復予見山人卉多矣曩在日遺予者不下十數紙
皆不及此三品之佳滂然而雲瑩然而雨泫泫然而
露也殆所謂陶之變耶

書八淵明卷後

覽淵明類不能灼知其爲誰然灼知其爲妙品也往
在京邸見顧愷之粉本曰斲琴者殆類是蓋晉時顧
陸輩筆精勻圓勁淨本古篆書家象形意其後爲張
僧繇闡立本最後乃有吳道子李伯時即稍變猶知
宗之迨草書盛行乃始有寫意畫又一變也卷中貌
凡八人而八猶一如取諸影僮僕策杖亦靡不歷歷
可相印其不苟如此可以想見其人矣

書沈徵君周畫

世傳沈徵君畫多寫意而草草者倍佳如此卷者乃

其一也然予少客吳中見其所爲淵明對客彈阮兩
人軀高可二尺許數古木亂雲靄中其高再倍之作
細描秀潤絕類趙文敏杜懼男比又見姑蘇八景卷
精致入絲毫而人眇小止一豆惟工如此此草者之
所以益妙也不然將善趨而不善走有是理乎

書謝叟時臣淵明卷爲葛公旦

吳中畫多惜墨謝老用墨頗侈其鄉訝之觀場而矮
者相附和十幾八九不知畫病不病不在墨重與輕
生動與不生動耳飛燕玉環織穠縣絕使兩主易

地絕不相入今妙於鑒者從傍睨之皆不妨於傾國
古人論書已如此矣矧畫乎謝老嘗至越最後至
杭遺予素可四五並爽甚一去而絕筆矣今復見此
能無慨然

書朱太僕十七帖

予少時似聞學使者蕭公言元术括南中寶物裝數
舟載以去卒沉於河而十七帖石數片在其中至是
石起於濬河者即此本也滿刺人能辨寶术虜耳舍
馬上物宜無知而顧亦識此旣又不隨以往也此亦

真神物矣哉然斯言也蕭亦得於傳聞未必然也予
又見吳中晚刻別本引言謂勝此亦未必然也

又跋於後

昨過人家園榭中見珍花異果繡地參天而野藤刺
蔓交蔓其間顧問主人曰何得濫放此輩主人曰然
然去此亦不成園也予拙於書朱使君令予首尾是
帖意或近是說耶

跋書卷尾二首

沈徵君啓南畫大約如伯陽初生便堪几杖是謂稱

中藏老又如謝道媪雖是夫人却有林下風韻是謂
秀中現雅而大蘇評靖節詩亦云由腴而造平淡辟
食石蜜中邊皆甜因知評別啓南如此則真不如此
則贗而此卷者固已如此矣誣以贗得乎董丈某老
骨董也高直收之詎墮誤賞

又

董丈堯章一日持二卷命書其一沈徵君畫其一祝
京兆希哲行書錯其尾以余試而祝此書稍謹歛奔
放不折梭余久乃得之曰凡物神者則善變此祝京

律文長三集 卷之二
兆變也他人烏能辨丈弛其尾坐客大笑

大蘇所書金剛經石刻

論書者云多似其人蘇文忠人逸也而書則莊文忠
書法顏至比杜少陵之詩昌黎之文吳道子之畫蓋
顏之書即莊亦未嘗不逸也金剛楞伽二經並達磨
首舉以付學人者而文忠並兩書之金剛此帖是也
楞伽以付金山參寥余過金山問文忠玉帶所傳鎮
山門者亦爲頑僧質錢充口腹矣况經乎倘得如此
書奉勅傳人間亦幸也惜過時失問

讀餘生子傳

上虞葛子景文者一日方晏集息忽絕旣而忽生因
目其生爲餘也號餘生子自爲傳號餘生子傳予取
而讀之曰異哉生之餘也天其獨厚於葛子乎楚之
南有秦氏屯氏者均畜萬金一夕均燬於火幾乞矣
幸而均取於火又均得其餘其一人善畜之以好施
而崇福其一人不善畜之以忤時而賈禍則餘者不
如無餘者之爲愈也曩吾見葛子於其寓有道人也
其後絕而復甦也遂訪予於理視曩所見蓋益進於

道矣其於其傳中已所云朝聞夕死蓋允蹈之者故
其處也恒安其善用其餘生以崇福若所謂泰氏者
歟前年逆有陰變起而九自裁死與葛子同也幸而
九不死生與葛子同也願蹶蹶然置身於理是進道
與葛子異也故其處也恒危其不善用其餘生以賈
禍若所謂屯氏者歟一禍之一福之謂餘生獨厚於
葛子可也然一進於道一不進於道謂餘生獨厚於
葛子不可也

書馬君所藏王新建公墨蹟

古人論右軍以書掩其人新建先生乃不然以人掩
其書今觀茲墨蹟非不翩翩然鳳翥而龍蟠也使其
人少亞於書則書且傳矣而今重其人不翅於鑑稱
其書僅得於銖書之遇不遇固如此哉然而猶得號
於人曰此新建王先生書也亦幸矣馬君博古君子
也袁先生之書如此其多將重先生之書耶抑重先
生之人耶

書吳子所藏畫

閱吳子所藏紅梅雙鵲畫當是倪元鎮筆而名姓印

章則並主王元章豈當時倪適王所戲成此而遂用其章耶近世有人傳虞世南草書大徑五六寸絕不類世南其所書詩又是李白杜甫所作去世南生時遠甚而其印文十字乃是華蓋殿大學士虞世南書夫唐時何嘗有此殿名又何嘗有此官又印內文從來何嘗有結一書字者並大可笑也此蓋本朝夏閣老言書耳夏老固亦號能書然比於世南奚翅醜婦效西子顰若元鎮之效元章則南威偶效西子也閱畫時適人以夏書來評并記之

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

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爲事凡臨摹直寄興耳銖而較寸而合豈真我面目哉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露已筆意者始稱高手予閱茲本雖不能必知其爲何人然窺其露已筆意必高手也優孟之似孫叔敖豈併其須眉軀幹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

書紅眼公傳

志有之水柔人狎而玩之火烈人望而畏之稽諸吾鄉人水蹈江涉濤以求沒者子於親徃徃有之無待

於丈夫而後能也若所謂娥者蓋屢著矣至於耿鬱
攸輕燎原與祝融回祿爭雄捷以破其圍而出其所
怙所灼者雖曰僅兩瞳子眦耳而癡痕烈然爲朱孔
揚是以紅眼公名聞於世此與蹈水者奚可同日道
哉紅眼之後世趙君煉者予家世親也爲予道其事
因得柳君所爲傳觀之而敬書其後是日也予感忠
孝節廉事而有醜於賊臣背子垢婦人也目兗閃閃
若曙星不啻晉人所云在牛背上者抑不知眼之紅
於翁曩昔何如耶

書新建公二序手稿

曹操書余未及見而文公謂放之公書天風海濤乃
近元常元常魏人蓋操亦放之耶曩欵人持文公箋
學庸稿本來相質特似今所見新建公送兩府官序
稿大約俱草草而二大儒之爲儒則同故書法亦暗
合耶兩序稿點竄不數字而世相傳溫公通鑑稿本
多真書點竄亦僅僅兩公端慎殆亦暗合耶送劉府
者自舉爵以後送費府者自橘踰以後大是警策而
今全集中並逸知所逸者不少矣

今人跋司馬公草書

司馬伯通先生弘正間材傑也其草書倣聖母帖聖母帖即懷素上人書而聖母別是一家司馬書與張南安東海翁書皆宗聖母帖也聖母帖有蝸牛及老科斗脚肥者及縫衣匠剪子者皆是法未可以微疵而短其醇伯通仕業亦豪俊其詩多清豁罷官書門榜云獨呼明月常倍醉不負青天早放閒人至今誦之

趙文敏墨蹟洛神賦

古人論真行與篆隸辨圓方者微有不同真行始於動中以靜終以媚媚者蓋鋒稍溢出其名曰姿態鋒太藏則媚隱太正則媚藏而不悅故大蘇寬之以側筆取妍之說趙文敏師李北海淨均也媚則趙勝李動則李勝趙夫子建見甄氏而深悅之媚勝也後人未見甄氏讀子建賦無不深悅之者賦之媚亦勝也

書草玄堂稿後

始女子之來嫁於壻家也朱之粉之倩之顰之步不敢越裾語不敢見齒不如是則以爲非女子之態也

徐文長三集卷之二十一
迨數十年長子孫而近媪媪於是黜朱粉罷倩顰橫
步之所加莫非問耕織於奴婢橫口之所語莫非呼
鷄豕於園槽甚至齟齬而笑蓬首而搔蓋回視向之
所謂態者真赧然以爲粧綴取憐矯真飾僞之物而
娣姒者猶望其宛宛嬰嬰也不亦可嘆也哉渭之學
爲詩也矜於昔而頽且放於今也頗有類於是其爲
娣姒哂也多矣今校鄴君之詩而恍然契肅然歛容
焉蓋真得先我而老之娣姒矣

徐文長三集卷之二十一

明會稽 徐渭 文長 著

陶望齡 周望 校

謝伯美 開美

商濬 景哲

陳汝元 起侯 同校

贊

觀音大士贊

一觀音法而有二評法華他機楞嚴自行溫陵孤山

又備兩經真者有兩畫者亦然一似道子一似龍眠
合兩爲一妙哉俞子之管

白描觀音大士贊

大士觀音道以耳入卅二其相化門非一而此貌師
繪不着色似吳道子取石以勒

題大士圖

介亭要予畫蓮葉觀音遂偈其上

萬里波濤琉璃拍天蝦鬚魚鬣鱷尾蜃涎靡不照澈
如鏡照鈿儼此大士筏彼海蓮一塵不動而百魅伏
跽問何以故曰吾不用何以而亦莫知其然

提魚觀音圖贊

潑刺潑刺婀娜婀娜金剛法華
棍打破瞞得馬郎

瞞不得我

折蘆達磨贊

片蘆長江隻鞋葱領弄此伎倆作傀儡影我諦思之
必傳者訛麻姑被晒擲米成砂

伏虎畫贊

我觀伏虎曲蟠以枕諸繪眈視茲獨以寢秘威如待
不覺愈猛裝旻遇之應手弓落李廣夜行蓋冰以却

書瀝水羅漢畫

諸江河水若彼微蟲爲有性命爲無性命爲俱有性命爲俱無性命若俱有者蟲旣應生水何獨受烹煎燒煮諸苦毒楚若俱無者水旣應烹亦應煮蟲云何瀝蟲煮水作是分別若謂蟲則含靈水無知覺諦觀二物蟲體泳游水含流性得躍爲蟲付流卽水覺與不覺有何差別辟如有人發心愛惜象馬牛羊不忍宰殺而于鱗魚蝦蚌妄加解剝或亦于諸蝦魚鱗蚌心生愛惜于彼草木斬刈無遺彼諸有物大小動植

體則不同所含生性等無有二云何殺彼舍此起分別心瀝蟲煮水亦復如是弟子迷惑不能通曉是義惟大羅漢正坐諦觀作何解說宣豁迷悶弟子徐渭合掌禮拜而作是語

東方朔竊桃圖贊

竊攘匪污諧射相角無所不可道在戲謔

純陽子圖贊

并序

世所傳純陽翁象皆本其傳中所載記者人望而識之也是圖與世所傳者特異相沿謂

翁于近世示現人間其狀貌若此故人得按
而圖之說紛紛不一中軍陳侯雅尚道術既
喜得斯圖於其友人遂令予贊之

昔圖若彼今圖若此昔耶今耶一純陽子凡涉有形
如露泡電以顏色求終不可見知彼亦凡即知我僊
勿謂學人此語墮禪

梓潼像二首

伏惟帝二十餘化生民之初一十七世為士大夫
當帝在翼
帝於蜀神在岷江寫帝於繼

神在十青遍諸沙界無非帝所忠孝文武靡禱不
矧茲桂籙如海一粟豈舍此雋良而以與孰

又

帝君生當周之紀身士大夫十七世自茲以往生知
幾人間萬事靡不理柄司文章其一耳我昔聞之古
所謂文非筆墨子經史懷柔萬民德邁邇帝君作吏
文德丕翩然騎龍馭箕尾人傳文章帝君事辟如大
海一滴水為龍為神宵夢裡素騾御攬暗聾子如此
之云俱幻詭馬君供帝姚子繪鄙也作贊幾於戲帝

君之事亦眇昧陰陽兩言是真諦

三教圖贊

三公伊何宣尼聃墨謂其旨趣轅北舟南以予觀之
如首脊尾應時設教圓通不泥誰為繪此三公一堂
大海成冰一滴四方

四老圖贊

乘者鹿羊牛也而非車馬蒼頭奔奔然者有昂然之
氣也而不稱平野四老者之偉而髯也或以為商顏
采芝之輩鴻飛冥冥六矣而胡為乎淺水平山將舍郊

而入郭等少年之游冶抑以為應孝惠之招矣而朱
見馳漢廷之使者安得起留侯於九原而辨其王之
與瓦

四僊圖贊

色身不全謂非法器此虛言耳神光斷臂鐵拐

二

是宜上昇為神僊祖無罣礙心是活子午鍾離權

二

遍遊人間翁嘗見人人不見翁索翁以形呂岩

四

當其騎驢不免尋覓今其下驢欲覓何物 張果

高皇帝像

上之巖也天高以覆耶下之豐也地載以厚耶掃孽胡而握漢統維斯之與味耶眉采耶目河耶唐與虞之後耶氏以朱耶金天氏之胄耶是為我

聖祖高皇帝之面耶部耶

一品三公圖贊

漢官博執取金吾鳥示法戒遲師授以棗古人托喻

似拙而巧誰為繪此一品三公揆厥所喻意與古同

君子得之允為吉徵

鳴教出所藏郭畫一叟持玄物類石方長數寸

開口語又所携竹筐中植一小旛置道傍一

叟聽其語執冊肘若却避然今贊之

初觀二叟為默為語似有所授及諦觀之默然以墮

音有物在手體玄守黑曰此真詮為天地母是宜聽

者委其陳編驚却其肘樹表于筐如賈用售則不可

究

自書小影二首

自書小像二首

吾生而肥弱冠而羸不勝衣旣立而復漸以肥乃至於若斯圖之痴痴也蓋年以歷於知非然則今日之癡癡安知其不復羸羸以庶幾於山澤之癯耶而人又安得執斯圖以刻舟而守株噫龍耶豬耶鶴耶鳧耶蝶栩栩耶周遠遠耶疇知其初耶

二

以千工手鑄一佛貌泥範出冶競誇已肖付萬目觀自有殊照評亦隨之與土同調貌予多矣歷知非年工者目者評淆如前偶兒在側今師額之貌兒頗肖父肖可知今肥昔癯人謂癯勝冶氏增銅器敢不聽

商大公子像贊

公子爲誰特專葩經雅志林壑築室土城授鄙以記刻之貞珉當始弱冠面白鬢青久矣未面瞻圖之形頗須竹朗頰姿玉晶覩其所養占其所成

余東白贊

古濠劉公來牧我邑授簡試予予年十一試予何所余翁之宅公侯大吏借館於余予訟亡奴執狀以須

當斯之時東白未生計東白世乃翁之孫翁既徂矣
公亦什矣犬馬踰耄倏且枯矣東白都矣今譽敷矣
自越而西聞去聲東吳矣植桐與焦隨寓居矣此君一
日何可無矣懿哉東白寧非夫矣言念劉公館公間
矣屈指其歲六十餘矣贊圖而起擲筆噓矣

宗姪像三首

色如芙蓉蕪蕪頗須入市而歸投果滿車四十如此
三十當何如

二

此為五十須不可數歸鴈夕霞芙蓉蘊浦

三

六十之年去五十近相睽幾何至不可認矧再十齡
胡騫逢而不誰何以問

婁叟像

數年之前令我書顏頤復令書覺微倍老書儻再三
老應更倍願叟百年屢書屢繪

吳君像贊

雙輔承顧有物朗匝笑語之間林竹振頰圖且改觀

徐文長三集 卷之十一
况睹其真未見有此美髭矣而不樹勲名

郁君小像

面天黥者

瓜瓠白肥但可淹沮松柏多鱗乃中梁柱相君之貌
安得不去彼而取此

書馬策之像

清嘯玄談惟顛是助辟彼林竹風生而竅怒風歇竹
凝儵然其止肅然其理良亦有斐然則靜且默也未
嘗不宜於顛也

范子小像

范家駒日千里卜新居近其止贈我雙魚尺羸咫

王子小像

相君之肥飽德於中所以不願人之膏梁古人有言
有後於魯不果徵乎穀也豐下

傅子像贊

傅能畫梅復善琴

梅花一物也而君技兩精之一出於毫一出於絲人
貌君儀宜其爲瀟然之姿予遠而望之梅爲君也蒼
然若檍株拘

柳生小像

都昌五子肖厥考元穀軀幹特短小軀則短小文甚
藻辟如馬氏有白眉白眉用以別五常短小亦用別
弟兄

草誦 并序

王懋新自剡携小草八九葉懸於空中凡五
年不甚叢生而亦不死暴烈日中愈青暢相
沿名僊草予攘而得之戲爲之誦時酒酣哭
蕭女臣作挽詩故末句云

青青之草麗而匪麗將歸五霜彼知其幾遇風而化
得羽之氣豈河上丈人之神爲造物者蟲臂鼠肝之
也而零星於是蒂乎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
是其夙世之能心而今輪迴漂轉適墮其習緣也猶
超然於空際乎噫人皆知不死者之爲不死矣孰知
死者之爲不死而盍問之於吾友之蕭季乎

題鳩

爾性何拙何不能綢繆而何爲好奪山有喬木木有
垂蘿爾不能取其皮而爲其窩豈無陰雨時取彼斧
柯爾喙之嘴咀而瓜之爬羅上棟下宇前梁後楹維

徐文長三集 卷之十一
鵲爲之爾享其成徒珎其頸徒班其翎豈不能潤屋
而能潤身

許伯熙像贊

古人力道戰勝而肥亦曰壯夫其須如戟彼貌像者
爲誰兼而有之可以知其中之所得迫而視之吾所
與士之林文中虎其貌古其姓許

蓮葉大士贊

謂船是紙梢公是鐵梢公尚然况大菩薩

徐文長三集卷之二十二

明會稽 徐渭 文長 著

陶望齡 周望 校

謝伯美 開美

商濬 景哲

陳汝元 起侯同校

銘

歙石硯銘 并序

出歙西門步長橋望黃山群峰插天如劍戟

入門就小肆用錢二百五十貨得此石雲紋
而寶沙照日中瑟瑟若東夷所鑿屏扇然以
墨易膠稍乾爲磁吸鐵龍尾之佳者也時王
仲房賞之曰轉博可得錢千五百久之歛客
從獄中持歸爲余斲兩碁而復璞以來余將
寄斲于吳而先銘之如左

市於歛歸於越復返於歛終來歸於越石耶能忘情
耶銘於若盧斲於吳安保其終于吾人耶能有情耶

歛石硯銘二首

俱金星玄色

不食肉色故墨君子效之絕葷以養德不聚金布則
星君子效之散財以發身

又

萇弘血老千年黜女媧割取三垣宿鉅橋撒粟一掬
朽亭長左股晝不守雲興水沫龍夜吼

端石銘二首

端石之嘉戛墨有聲如躡跋沙斯乃然耶翩翩公子
夢筆生花

又

後文長三集 卷之十一 三
鸚鵡之眸有無不足求人且病眸爲石之疣

端石螭研

頷則燕而虎爲頭眶則螭而鸚鵡爲之眸彼飛而食
肉此飛而飲于流墨卿耳何足以侯

端石無眼者

鸚鵡之目偶端石或取以驗真或指以爲疾我則不
然問果落墨不落墨

馬策之端研銘二首

寶端紫鸚鵡睛此俗見孰不能此端紫乏鸚鵡以麤

隄麋毘刀削玉

又

小端稠墨捷翡翠之削金毫屢閣而不染赧難爲乎

苦吟

鼉磯研銘二首

稠隄麋一何捷敗穎兔猛于獵馬善走必蹄齧才難

哉

又

拔中山吾女訝猶勝彼攻即墨者終歲而不能下

鼎研銘

硯面團徑尺沼寸亦團而橫墮背之足極短

背之日鼎其腹烏三足雖蹲以馳迅義較面之月虺
蝮啄沼勺水魄微復寸冰雹兮宛如胸面之雲隄麋
興寸膚用以雨蒼生

破膽磬銘

并序

家藏古白磁膽瓶嘗採梅枝浸之歷春夏花
而實後破於冰考其聲類泗濱嘉石取其半
縣齋中銘曰破膽磬

膽之成水入空出以養其莖目觀其色之榮膽之水
水出空入以縣其傾耳聞其聲之鏗一出入為聲
為色見聞別差妙性不忒

刺匣銘

如鬼如帝一物兮達爾司其滕操而不發外貌則淺
實折其裏古有藏名其殆謂子

篆續

嘻吾何嘗不吏於茲世哉塵以外吾悉得而主之故
置符無拘陟黜也不時故目亦不一其除其所奏記
者始初之堂關白者蓑笠之鄉而一為檄召則維猿

鶴之章苟一用于塵內未數日而不揚敢告爾櫝庶
謹其藏

竹秘閣銘

大書縣臂小則不能臂濡於墨而漬於紙何以異於
夏月之蠅不縣而縣惟女勅

又

中書大書用肘與腕蠅頭蚊脚握中其管閣以擎之
墨不浣肘刻竹爲閣創驚妙手妙手爲誰應堯張叟
書櫝銘二首

噫此古之所謂博學君子者與歛而閉之惟木扣而
取之惟欲入耳出口小人之腹

又

古人已死君何讀弗得其精兮何異爾櫝

意出古之新語學古之味與熈而閑之斯木叶而

徐文長三集卷之二十三

明會稽

徐

渭

文長

著

陶望齡

周望

校

謝伯美

開美

商濬

景哲

陳汝元

起侯同校

記

蜀漢關侯祠記

馬水口為備胡要地舊以其任付守備比始用廷

議設叅將一領卒三千人以鎮之謂遼東李君某爲
今寧遠伯冢嗣世稱名將家子往鎮莫宜 詔曰可
君至則一省關權今貨趨集便卒需卒死無以葬則
出已鏹爲死者棺殮飯祝異時卒馬死主將得自補
馬操其贏直公悉不然勞逸苦甘與卒共有旣又節
縮已奉度可構塗乃顧視北門從萬山中得靈秀所
作廈一區爲殿者二爲門者一並足三楹兩廡翼之
甃蓋材工靡不緻好蠲十時日奉蜀漢前將軍關侯
象以居之歲時伏臘割羊豕吹鐃歌樂用以侑神已

乃促騎抵燕迓予以來而以記屬予過君請曰何居
君曰某不敏生而慕忠孝節義人而蜀侯爲最著歿
而爲神又惟侯爲最靈曩在遼從大人逐胡夢寐見
之若有所感今茲門以北數程胡落也予世受 國
恩爲國備亭障正如孝子之奉慈親卽有疴癢宜無
所不至豈憑恃劑療遂廢禱于神祇予應之曰郅都
在漢匈奴憚之迨其歿也爲偶以射竟莫能中侯勇
義朗映華夷所嚴非郅都比矧生者有公輩在胡如
有知寧敢望馬水發一矢耶至于史所稱侯愛惜士

徐文長三集 卷之二十三
卒獨侮嫚士大夫愚以爲即使有之特加于請昏之
狡吳芳與士仁等之携貳而不知彼三人者皆漢賊
非可與語于士大夫君旣惜士卒至賓客贖豪靡不
倒屣虛左是真善學侯者君之祠侯宜莫宜于此矣
某謹爲書曰祠始于某年月日越若干日而成費金
若干董役者爲某官某

坐臥房記

凡人居一室之中晝則坐夜則臥坐則箕焉弓焉臥
則蛇焉龍焉此夢覺之常耳人孰不然而青野子顧

作室而房之而名之而使予記之何居莊周有言夔
憐眩眩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謂行者不如無
行者之妙也行者動以形也無行者動以神也無形
之動是之謂至動然則不必不行也不必行也而一
室之中可以照天下觀萬有通晝夜一夢覺而無不
知不然其坐也箕焉弓焉而已矣其臥也蛇焉龍焉
而已矣人皆能之而青野子何以之而名房哉

西施山書舍記

西施山去縣東可五里越絕若吳越春秋並稱土城

後人始易以今名然亦曰土城山蓋句踐作宮其間以教西施鄭旦而用以獻吳又曰恐女樸鄙故令近大道則當其時此地固鉅麗要津耶更數千年主者不可問矣商伯子用值若干而有之山高不過數仞而叢灌踈篁亦鮮澄可悅上有臺臺東有亭西有書舍數礎舍後有池以荷東外折斷水以菱而亭之前則仍其舊曰脂粉塘無所改出東南西而山者聳秀不可悉悉名山也遶其舍而畝者水者不可以目盡以田以漁以桑者盡畝與水無不然余少時蓋觴於

此而樂之茲伯子使余記余雖以病阻其觴然尚能憶之也率如此嗟夫土城一山耳始以粉黛歌舞之宮當鉅麗傾都之孔道而今變而且遷之一旦寥寥然爲墟落田夫野老耕釣徘徊於其間或拾其墮釵於鋤掘迫於陰晦又往往詫野火轉燐於夜歸牧唱之兒童宜無不感而噓資野人之聚而談者矣至其易治以樸易優伎以農桑本業專而謹俗厚則有識者又未嘗不忘其悲而爲之一笑也伯子聰敏擅文譽達事變試從讀書暇一登茲山而望之或觸于景

而有如吾前所言者姑取而咀之儻亦一解願耶伯
子名濬字景哲

函三館記

吾儒曰三才老曰三生萬物而冠之曰一生三乃釋
也則不立言矣卽一字且掃抹之矣而况於三乎乃
其舉世界之中之外之諸有至於竭恒沙之數而不
可殫卽隸首復輿弧矢勾股操其法日百億聚其徒
用其百億徒之指以礫碌奇偶而乘除之亦日且不
給矣又何貴於萬與生萬者之三與生三者之一哉

然則爲儒者將何居曰一非自能一也從無而有一
也三非自能三也從無而有三也萬非自能萬也從
無而有萬也辟之生人然一者始生祖也三者父也
萬者子與孫也孫孫子子相爲無窮也則上古未生
人之前祖從何而生哉知此則爲儒者知所以居矣
陳子起侯名汝元別號太一以小戴禮舉明經今爲
文學於郡者抱美質外醇而中茂志淵以勤意不欲
沾沾稅駕於小儒乃作館藏書動以博文靜以觀妙
晝夜孜孜若有端倪命館曰函三記則屬余余憶函

三之說雖出於小戴註家乃昉於弄丸公之皇極經世而弄丸公之於此也余莫得而闖其門又頗憶河南青田及考亭五先生闖其門矣至其自檢亦各謂未得入其奧然而後之秉道權者往往以孔門正派印五先生也而以數爲支流也則似稍稍微詆弄丸公也則數之與道果孰爲左而孰爲右非闖其門而未得若區區者所可幾也乃文學則必籌之熟矣抑余右所云無也者祖者非敢以虛無之無溷文學乃謂萬有本於無欲文學謹未發之中之謂也夫儒叅三才者也一中立而天地位萬物育故子雲以爲非此則止於伎雖然寧有通天通地矣願不能通人耶子雲亦謬儒矣周王季三氏大君子無所同也用所不同也將各各普於世者同也而一爲經一爲出者不同也

遊五泄記

萬曆二年十一月廿有二日偕王圖吳系馬策往五泄初宿謝家橋明日雨山行驢不可負其至楓橋駱君意舍止焉明日其兄懷遠公驗來又明日飲懷遠

罷入化城寺又明日陳君心學來又明日飲于陳君
止焉又明日午始霽遂行兩宿而至五泄寺是爲至
日遂登已而大霧窮宇內不見寸形渾若未關忽復
霽遂窮五泄下題名鐫寺之石鼓是夕雪明日午復
霽往觀七十二峯攀捫裸厲陟自西潭以漲甚返又
明日陟四泄之對岫觀四泄下飯於寺遂裝以歸踰
響鍊紫閭長青三嶺日仄至洞巖寺飯罷已燈僧祖
福縛炬請觀洞巖入至第三洞之驚口洞故有外屏
近爲占洞者所壞泥入壅驚口返又明日黎飯復行

入湖船一夕而至金家嶼甫明踰兩小嶺午泛離渚
日仄抵家是觀也洞巖奇於陰五泄奇於陽而七十
二峯兩壁夾一壑時明時幽時曠時逼奇於陰陽之
間以余評之殆莫勝于五泄借物以形容之終不足
蘇長公游白水佛跡山云山上瀑布三十仞雷靄電
散未易名狀大畧似項羽破章邯時庶幾近之矣是
行也去來凡十有三日陸行三百里水行百三十里
宿於駱四夕於途如之於陳一夕於寺再倍於陳余
墮驢者二越溪而溺者一濡者四五驢蹶於嶺者三

諸子淖而跌者弗論也得詩二十首每作諸子必和之

閘記代

前知府富順湯公紹恩之閘三江也事具陶莊敏記
中至于今五十年無以潦告者膠石以灰林久而剝
石因之亦少泐水日夜走鑄中頗有以旱告者矣萬
曆癸未宣城蕭君某以戶部郎中來知紹問俗所苦
知而往視之得所以白其事於省諸大吏許之協其
議於僚二三君令判府楊公某專其治而屬工於縣
一某出庫羨銀若干兩役夫若干人用冶錫室所泐

上發巨石凹凸其兩顛而規之凸以枕上流凹以銜
舊甃匝包之令水不得越新包齒舊甃銜之際冶鐵
爲小腰以錮之其於舊甃如車有輔如齒有唇倍壯
且久君雨雪躬往幾月而成成以予同年也謬以記
告曰無他以屬後也予嘗聞父老言始湯侯時以民
苦潦甚故役三江及役而民又爭以病告此猶可委
曰初不知利如此也而今則知之矣最可委又不過
曰湯費則課畝役則槩發丁也而今蕭侯費則庫羨
役則民日予銀三分役兵兵嘗有願則予二不課畝



原件短缺

檠發丁矣而尚有以不便歸蕭侯若曩昔湯侯者則
後之便蕭侯者安知不如今之便湯侯者耶始麤裘
繼衮衣始病褚伍繼美誨殖下之難調蓋自古而已
然矣閘潦而啓不時則海舛者竊決塘竊則罪故海
民謗閘無閘則海魚入潮河魚出汐閘則否故內外
漁邇閘者謗閘他則宅是者謂閘阻潮汐吐吞改水
順逆關廢興故宅是者亦謗閘夫謗烏足信也而或
者謂閘啓閉故有準乃萬不可爽爽有微甚則舛害
亦視之此其敝在掌費者靳與私則然其涸也則外

南主畜水以備旱三鄉負郭之舛恒賴焉宋末李顯
忠旣請其高者以牧福邸仍之遂盡田以庄湖始廢
旱輒不登元尹林希元欲復之不果入 明田旣稅
則湖益不可復矣萬曆癸未夏旱知是邑者爲朱侯
旣合衆以禱乃更求長策得湖以請於府某公某若
省及分省諸公並得可遂復湖湖東起湖山麓北抵
鄭家堡迤北以西至龍舌嘴前村之高阜南盡長港
埽從而長得弓可九百二十七衡而廣損從者三之
一周而度之爲丈者千七百五十二當湖爲田時計

徐文長三集 卷之三十三
其畝可千六百二十六茲復田以湖宜仍抵湖以田也而復蓋白馬三湖適得新括浮畝可五百有奇第都之區曰十二者括地復得隱畝九百餘二百直買之以抵田而稅有隱羨於某所者若干括得之適相當復用以抵稅蓋二抵具而湖告復始果他若水道宜塞者塞之凡七所宜引以佐湖者引之凡三十有六所開之以瀦以泄坊一以表築室一以省責其成於里之正長畚鍤所及計高廣近遠而課之並有差費取倉粟庸取募丁閱幾月而迄事是役也不勞民

不耗公取浮修墜下相地紀上佐天時而中免夏畦之桔槔使吾虞千百年之久魃雖苛不能必饑與殍于吾民也是孰使之然哉衆謀記於予予謹記曰侯名某字某某地人以某支干進士來知虞治廉平而興學獎士尤諄諄云

義塚記代

古者井田以養民亦鑿井以共飲而死徙無出鄉四井爲邑間有徙者徙是邑而已故易之井曰改邑不改井往來井井曰改曰往來者徙也曰井井者言徙

而相恤彼井猶此井也易舉飲之井固卽耕之井矣夫有田以養何煩于客徙而不出邑又安有客而死而後世井廢而養窮則不得不取養於客客而不能歸則不得不鬼于他方而燕爲多多矣而欲逐以營之如范式李勉其人則燕又爲少會稽白子受采義人也求鄉之老而賢者十人與飲誓醮而興曰殤劇矣盍塚諸然塚必自吾鄉與山陰始十老曰諾告而徙者三百人得銀之兩千一百四十有奇買地逮宇北門之外六里曰崇南坊飭而塚焉其大可容其

規可以父事旣迄白子以予嘗與聞也遂以記謁予蓋嘗讀周禮塚人而疑塚人之設若曰官出地以族葬國民有墓大夫以掌之則民宜無不葬者矣而禮記月令乃復有孟春埋鬻之政西伯之仁其使民送死當必無憾而岐周之野又間值遺枯而僅幸以掩夫若此者豈古者墓大夫之葬特專爲不遠徙之農民而職業所拘有行貨行役于他方者猶不免於溝壑乃若西伯之掩而曰枯此則亶父尚未遷岐時之鬼耶夫王政亦何常要在隨時而補之以義墓大夫

後文長三集 卷之三十三 三
不足故補以埋齟岐之枯失於先故補以追掩 國
家所在有公塚以澤諸殤塚亦曰義初不虞客鬼之
多如此也公塚而鞠故補以私徙則出鄉矣而死猶
似不出其鄉之井也予感且嘉焉故記成而置碑仍
其名曰義塚他若塚多羨地與舍酌所息以需事特
詳而尤善者隔女塚以別嫌籍地舍若工始末時若
課工若諸創者助者貲者名氏若貲之等悉碑址

洪神行祠記

河爲中國利實大且久至其變而爲患也亦如之他
所靡不然而徐之洪尤劇洪有神而祠之曰靈源弘
濟王者不知其所始蓋自元郡守趙克明乞記於郡
人傳汝礪而勒石於祠也人始競崇之入明高
皇帝正百神諸位號特加神曰徐州洪顯應之神宣
正成 三朝並有典以褒而奉 命職洪者若郎中
楊璉主事董恬戴鰲郭騰霄輩諸所作新咨禱並見
洪志中可考也吾鄉址賈者日益盛茗菴之利甲天
下帆檣往來洪間其利者與不利者必曰神實使然
而間有敗者則必曰神豈直不利之且惡之也問之

則利者其人必素良也稍不利者良與否之間而敗者必違良者也諸利者不自有其良並歸德于神一日相與登洪之陸而卜奉神於鄉許之歸而果率金人若干買地若干畝於某里而屋之殿于中樓于後重門于前廡于左右楹並四別構楹若干居道士以守已乃肖像設配以海神若郡之職城隍者曰張侯曰龐公始萬曆元年五月至十月廿有四日而落之明年四月望而象設以入歲時百供上元夕燈牲醴舞靡不隆肅告歸告徃罔敢不虔至是閱十有幾

年矣諸良者某等相與謂時事既畧具而垂求者願闕勿稱始治石將鏡而輦來以記告予惟神職水其相而馴洪之流也特爲 國家輓漕大計耳而因以

其餘及茗葬乃茗葬者不自有其良也而歸德於洪之神非古所稱謙士善男子不至是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然則謙而神福之也蓋自古已然矣然以予觀於洪諸志神始稱弘濟王矣旣又曰四大王而系以金龍旣又曰聖女則莽男子矣宜何從必從 高皇也志又云元季建金龍祠僅得馬瑙色石鼓集於

龍泉庵配以他石正統中璉飭祠忽獲舊鼓於他莽
耦焉人曰茲其所以稱顯應云

石頂浮圖記

代

始予之治新河也本以利農士相顧指形勝曰是且
利我乃遂以新河口可浮圖請予復爲作浮圖于河
口小市石頂梯者九觚而面者八高以尺計可二百
所糜銀以兩計凡三千有奇率倚募不出帑一錢總
而董之者爲某官某分而理之者爲某色人某出內
而監之者爲生某始壬午九月迄乙酉四月而浮圖

成予嘗謂人處天地間而氣與之通氣有溫涼寒暑
濁清忻慤和沴凡此諸祥與諸不祥並從人口鼻膚
孔榮於藏府乃始澆漱志慮儲於心胃而發揮於事
業與飲食衣服功用大相等蓋一吞吐服習間而靈
蠢係之故昔之人視山川城郭間氣有欲去而不留
者必假物以留之若投轄於井牽挽酒賓使復宴笑
一堂不遂落莫蓋自樓觀亭臺以至改一檐蔭一樹
而浮圖則其最大者舉無非留之之具也氣留則爲
諸祥氣不留則爲諸不祥故有疆域壤聯也而郡邑

郊墟相去僅炊烟而風物人才不啻胡越者則所云吐吞者有以異之也留屬具使具而苟焉則猶無留舟之得水與其風也必帆而後駛帆大小同苟完缺異而駛亦因之矣浮圖從大江高石頂拔起二百尺觚八面而九梯之其爲帆之大且完也不已多乎今夫爲子弟者以疾告其父兄必先以療不已而至於請召史巫爲厭勝必且聽之不如是則猶爲有遺力使堪輿氏舍其繆迂用此道以治山川城郭誰得而信諸雖然此在父兄言則可也萬曆某年月日浙山

陰某記

修郡衢記

紹爲府領縣者八東南西三道縮錯而道于他府號最衝凡縣若他府有事於紹之府者輿馬與人蹄踵如織雷轢而杵鳴介然惟一衢乘之而際府治者爲甚故其圯也亦易於他衢圯而霖則沃不霖則傾不特病於履於觀亦陋今庚午或有新之之請當其時知府事者爲某判爲某推爲某咸以爲比歲方饑卽衢矣必且勞民與其勞民寧陋觀而病履也而民之

輦某某者相與謀曰三公明府以勞民而罷衢卽以
毋庸於勞民而新衢者請可得也於是某等以其辭
請諸公可之遂衢衢成計府以南止橋以東止閣之
東踰若干步爲丈縱者若干橫者若干計石若干役
工凡若干銀爲兩者若干銀所自出上自閣之大
若卿大夫士下至庶人凡若干出銀之等多至若
少亦不下若干蓋所謂毋庸於勞民而便厥履新厥
觀者也邑人某記

長春祠記

歛之何君曰洪者其父翁諱某當嘉靖某年間賈於
杭得君最晚其後翁漸老君曰賈不可已而養又不
可違於是始買廬以迎翁遂世爲杭人旣歿塋湖南
之麓刻木爲祠甲子間君之仲子吳有疾大困禱醫
勿驗會人曰餘姚有徐叟來者能致神迎之求所致
者神附筆以書目云純陽子輒賦詩詩曰三春柳外
鶯聲好帝落殘紅半樹花分付杜鵑休叫月一窓香
雨濕春沙書已君誦詩知吳不可救已然時正冬而
此云三春卽不救宜尚緩後六日吳死君懼復令永

致純陽子問所以純陽子曰昨云三春三春者謂尺
六日人也示矣主人不之省耳君大愕且痛哀其子
純陽子因謂君曰死者不可救矣生福不可修耶吾
為爾號福修子且曰吾輩近亦厭壺嶠而欲少憇人
間西湖之南有山曰長春君家墳墓在焉其為吾卜
築于此爾兩世祖皆吾僊籍中人故來以此相屬吾
屬不可妄得也君稽首聽命於墓之麓十日命工面
江翼山中奠一閣左右夾之上構一亭飛梁壘石下
復以室用備時享甃池澄深欄楯聯校雜樹鮮花奇

禽響答儼然紫都始青之鄉凡所規擘悉出神意福
聯之畫亦並神書多至數百餘字悉皆瑰逸迥無埃
塵始其年月日既成肖像以升凡列僊籍者自某位
至某位十有幾人而君之祖某公若女祖僊姑與焉
四時之祭品數有等直計工財糜金若干餘兩予始
聞謂神僊方厭世而復索居于人初不甚信及是會
何君於逆旅君飲我以酒道其事甚詳予觀何君信
人也予雖不信茲事豈宜疑何君哉予嘗覽純陽子
傳純陽子與人間來往事至多不足甚怪至王方平

後文長三集 卷之三十三
欲會麻姑豈無其所乃至飲食於蔡經家此猶曰暫耳若梓童真人今苟洙父子爲其作殿自扁曰霄霞自爲之記而復自書之其畫與文悉晉人名家筆也是孰能僞之哉今而後乃知世有忠信不琢之士如何君者雖神僊亦不得而遠之也如此然則今之記君宜請純陽子自爲之如洙父子然要當不下梓童真人而願使予凡近者爲之又何也

半禪庵記

人身具諸佛性辟如海水結諸業習辟如海水當其

水時一水而已安得有冰及其冰時雖則成冰水性不滅又如煉汞求朱矯白爲赤齊鉛作粉熨白爲玄變染而成各有界畔如由吳達越必經錢塘江心之際吳越分矣然東則投吳還西則越分無定形際難剖趾由斯以宣半義舉矣徽之休寧居士程希正甫家黃石潭上大谷中萬松最深處垣園百畝名松逸園栽勝構建旣成八區景聚心娛莫不畢備乃就半山束茅以庵用旃檀肖大士及諸菩薩栖其中而題曰半禪書其鄉王山人仲房園記以來而摘庵記於

徐文長三集 卷之三十三
予予惟正甫爲人風雅勻停根塵融會所云半禪將
謂居士未離家緣是則半俗稍脫塵網是則半禪斯
義諒爾辟如塑像工人以一石香屑和一石土沙而
爲一佛香穢雜處終不成半又如鷺鷥學生一頭東
行一頭西赴不着一邊大修之人不若頓超諸緣盡
澄性海則茲半俗莫非半禪舉茲將化未化之水悉
還一水無禪可半何況半俗鉛白汞赤越東吳西義
復如是天池居士方墮無限俗中有全禪契真諦不
妄爲作是記儻書入石記持向仲房古矜二長者叅

之

呂氏始祖祠記

餘姚之有諸李其一爲呂也而呂之遷餘姚者則自
新昌始蓋在趙宋有呂億者仕某宗朝爲大理評事
扈蹕而南遂家新昌七傳而至鏹鏹父某尚宋福邸
官郡馬當其時虜逼宋且及戚畹鏹始圖遷避之不
果傳珙珙傳貴義虜果及而始遷上虞之達谿悅餘
姚山水再遷餘姚之新河于是餘姚有呂氏呂與李
聲相近也 高皇帝新立用法嚴當貴義公世籍戶

口書誤易呂以李及覺而籍已上欲請更不敢貴義
用是缺然以終其身及箕呼其子德王訣曰吾死其
令呂氏子孫世世著姓生則從李而已沒仍呂自鑣
至德王世修德聞於姚自德王幾傳而有今師相公
名本以對策中 上旨甲第歷翰林自國子師拜相
佐 世皇帝致太平十有四年辛酉夏以太夫人憂
歸服既闋舉廢追遠憑漫一新願謂冢子禮部君元
曰姚自始圖遷以來積德幾二百年而始集於我幸
不墮其可以息厥事女其更營之禮部君亟共命趨

而拓舍旁地以祠四公自鑣至德王治主以升又置
田若干畝以給其屋儀物數登降之節悉如我 明
集禮始某年某月日師相公樂觀其成扁其門曰呂
氏遷姚始祖祠使來命某以詞曰予將剝諸牲石某
再拜皇汗謹按呂世侯伯自夏封太岳周太公望封
齊入漢以高后戚封侯者亦多至二十餘人而霸晚
最顯其後子孫在魏有虔在唐有延之延之子有渭
渭之子有溫有公在石晉有琦在宋有蒙正有端端
子由誠由誠子億實始新昌凡茲十一公一侯兩相

後文長三集 卷之二十三 三
上卿者四人侍從出守者視之噫盛矣然始衰於戚
當二十侯時族矣而霸僅以稗免積千百家而後有
文穆公蒙正正惠公端及鑑之圖遷也又以戚雖禍
殊族然猶越亦幾衰矣又積二百年而始有公其在
三代則太岳太公望在宋則文穆正惠也功德在天
下發祥在祖宗報之以祠孰曰不宜某遂頓首作詩
曰

周呂纘夏胙土於青祀岳煮海實惟神明迨於中不
兩以戚故日中而彗亦世之數在漢不戚馴至霸度
大起宋唐十有一賢惟賢伊何二相四卿他昔侍從
代爲明臣自刻之居則爲宋戚再卜而遷乃居姚邑
始陟於鑑積二百年又大於公師帝格天功德業業
爲望爲岳其在宋室正惠文穆相公曰噫荷茲景祺
是不在我福由祖胚作祠于姚實尋故址宏構拓基
則自公始旣卜四主用牢以升春秋饗祭嗣歲肇興
室宇物儀遵我王制族宗百口可謂曰知檐角暈飛
江海之湄追遠歸厚式此孝思

石刻孔子像記

何氏餘冬錄載黃伯固曰偶考夫子象無髯惟家廟
小影爲真又引孔叢子云先君無鬚髯近郎氏七修
稿亦云吾夫子七十二表形容盡矣今象夫子者多
鬚而彼表獨不稱須可疑也意伯固所顧有據然予
讀家語孔子適鄭與弟子輩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
謂子貢曰東門有人類似堯項類臯陶肩類似子產然
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
子笑曰形狀末也而曰似喪家之狗然哉噫吾夫子
之然殆傷已徃徃于諸國君而徃徃不遇終無所投

止四顧徘徊如喪其家者然也不遇則何補於東周
此春秋所以作也故曰吾志在春秋噫徒志而已矣
東門人乃親見夫子孔叢子夫子後而荀子書云東
門子姑布子卿則善相人者並不髯夫子則貌夫子
者宜不髯韓昌黎肥而胡韓熙載癯而畧須兩入皆
謚文公姓又同繪事者亦兩相誤乃知人間事誤不
少

又改稿

予考何氏餘冬錄載黃伯固所云及孔叢子及錢塘

郎氏七修稿及家語鄭東門人告子貢及荀子書姑
布子卿並不云孔子多須而今象夫子者特須孔叢
子乃夫子後鄭人乃親見夫子於東門意無須者可
據也

烈婦姚氏記代

隆慶六年七月九日郡城三校諸生上書於浙代巡
謝公言山陰縣十六都民姚忠女姚氏當嘉靖三十
六年甫十有六嫁本縣迎恩坊民朱縉縉父故權吏
死而家益貧縉嗜酒失業閱四年并其妻自鬻於某

宦家將挈以之京妻覺之恚曰是將及我且吾夫總
孱吾夫族若吾族儒家也奈何令儒家女蒙嫌至此
哉欲拒知不可乃夜紉其裾袂以自閉懷石沉河死
實下和豐坊界上去其居不百武其後縉竟以貧死
無家且無後事遂不章惟明公仗節蒞浙急大體先
教化所至郡邑錄忠孝貞廉之輩以風曉末俗無問
幽顯如姚氏者不宜久使沉淪公覽書下其事於縣
長吏長吏詣姚氏故所居處召三老子第及故嘗曉
此者問所以咸如諸生言謂宜表姚氏宅而縉先以

徐文長三集 卷之三十三
無家死表無所歸始議碑於其故沉所以覆公報曰
可且曰碑以表姓氏又卽湮耳其記之以備作志者
之采令君謹承公命來徵記某旣記其事如右因感
之而嘆曰余老矣垂八十矣涉事頗不淺至每見旌
婦人問之非某貴人之妻則曰某貴人母也雖未必
盡然要之槩如是耳於是受旌者方矜之以爲甚難
而評乎旌者且眇之以爲甚易夫旌之者風之也苟
易矣曷風哉至如今姚氏舉則絕反是蓋受旌者得
之爲甚易而評乎旌者重之爲甚難難之者風之也

噫惜哉不意余老垂八十而復一見院臺邑長之善
於風民若此也故於記事之餘并及之以告

鎮海樓記 代

鎮海樓相傳爲吳越王錢氏所建用以朝望汴京表
臣服之意其基址樓臺門戶欄楯極高廣壯麗具載
別志中樓在錢氏時名朝天門元至正中更名拱北
樓 皇明洪武八年更名來遠時有術者病其名之
書畫不祥後果驗乃更今名火於成化十年再建嘉
靖三十五年九月又火予奉 命總督直浙閩軍務

開府於杭而方移師治寇駐嘉興比歸始與某官某等謀復之人有以不惡病者予曰鎮海樓建當府城之中跨通衢截吳山麓其四面有名山大海江湖潮汐之勝一望蒼茫可數百里民廬舍百萬戶其間村市官私之景不可億計而可以指顧得者惟此樓爲傑特之觀至於島嶼浩渺亦死在吾掌股間高翥長騫有俯壓百蠻氣而東夷之以貢獻過此者亦往往瞻拜低回而始去故四方來者無不趨仰以爲觀遊的如此者累數百年而一旦廢之使民悵然若失所

歸非所以昭太平悅遠邇非特如此已也其所貯鐘鼓刻漏之具四時氣候之榜令民知昏曉時作息寒暑啓閉桑麻種植漁佃諸如此類是居者之指南也而一旦廢之使民懵然迷所往非所以示節序全利用且人傳錢氏以臣服宋而建此事昭著已久至方國珍時求緩死於我高皇猶知借鏐事以請誠使今海上群醜而亦得知錢氏事其祈款如珍之初詞則有補於臣道不細顧可使其跡湮沒而不章耶予職清海徼視今日務莫有急於此者公等第營之母

後文長三集 卷之三十三 三
浚徵於民而務先以已於是予與某官某某等捐於
公者計銀凡若干募於民者若干遂集工材始事於
某年月日計所構甃石爲門上架樓樓基疊石高若
千丈尺東西若干步南北半之左右級曲而達於樓
樓之高又若干丈凡七楹礎百巨鍾一鼓大小九時
序榜各有差貯其中悉如成化時制蓋歷幾年月而
成始樓未成時劇寇滿海上予移師往討日不暇至
於今五年寇劇者禽來者遁居者懾不敢來海始晏
然而樓適成故從其舊名曰鎮海

酬字堂記

鎮海樓成少保公進渭曰是當記子爲我草草成以
進公賞之曰聞子久僑矣趣召掌計廩銀之兩百有
二十爲秀才廬渭謝侈不敢公曰我愧晉公子於是
文乃遂能愧湜儻用福先寺事數字以責我酬我其
薄矣何侈爲渭感公語乃拜賜持歸盡橐中賣文物
如公數買城南東地十畝有屋二十有二間小池二
以魚以荷木之類果花材三種凡數十株長籬亘畝
護以枸杞外有竹數十箇笋迸雲客至網魚燒笋佐

以落果醉而詠歌始屋陳而無次稍序新之遂額其

堂曰酬字 出 卷之二十三

自皇二十

徐文長三集卷之二十四

明會稽 徐渭 文長 著

陶望齡 周望 校

謝伯美 開美

商濬 景哲

陳汝元 起侯同校

碑

昭慶寺碑代

杭錢塘門之外有寺名昭慶肇自石晉天福元年僧

御文長三集 卷之十四
未智追錢氏乾德五年增建並名菩提宋太平興國
元年始立戒壇天禧初改今額是歲火慶曆間復壇
焉國朝自洪武初歷成化改元凡脩而火者再至
憲宗皇帝始更命浙布按二司建復之時按察使楊
君繼宗領其事有湖州富民吳瓊者應募挈萬金來
施舍乃殿宇廡舍瑣至肖像窮極壯麗巖然一新復
有湖山照映僧寺聯絡傳示遠邇於是昭慶之戒壇
名天下戒之日兩京諸省之僧尼道士若居士若四
夷之在海內外奉朝貢其民有信慕可以梯航至者

無不畢集既受戒固亦多持守以終其身如是者蓋
百幾十年於茲矣嘉靖三十四年予以御史奉

命出按浙夏六月倭夷寇杭入湖墅當事者恐其區
廣爲賊藪命火之居幾年鄉之先生尚寶卿徐君江
山副使吳君源童君漢臣方君九叙並夙抱弘濟旣
不竟於仕而欲施於其隱相與謀復寺於是上自封
國若內監若卿大夫士若農工賈靡不割貲以襄斯
役及來告予亦捐百金以畀之又始用堪輿家說買
民間舍闢使寺望見西湖水以厭火災蓋所構計今

殿壇禪室像凡若干瓦甃石若木若干舍財者若干
人董役若募者爲某某 金若干兩起某年月日

至某年月日而落成旣成而尚寶君等詣軍中請予
記其事予惟佛之教自古稱異端爲吾儒所闢然錄
其善有不可盡棄之者即如茲寺蓋亦有三可建者
存焉始 憲白帝音營此 命下之日乃有淑女

產於杭實生

齊皇帝傳今

上聖明入嗣大統綏

天下是宜爲君上起一可建洪武初東夷犯須遣僧
祖闡無逸輩順其俗所尚令化導之則佛之教固

高皇帝所不廢者且夷狄慕中國佛法往往遣僧詣
天台五臺受法及經戒遂因以通貢獻表服從蓋自
古帝王而已許其然不猶愈於絕之使梗而掩殺其
命乎則此舉其於今日尤宜二可建戒之律大若細
凡二百五十種犯者至配於五刑今世之愚民有不
畏法而怖以佛輒甘心焉是能佐刑政所不及審如
是即優伶劇詭譏刺猶取之而况於佛三可建夫有
是三者雖其爲教異吾聖人不害其爲助我而胡必
於去之耶予是以可斯舉爲之紀事而系之詞詞曰

於世有裨劇戲猶取佛所裨益寧與劇偶世有冥愚
閔不畏死一聞如來志懾魂駭辟造堂堂我則正戶
由徑而造則以戒故徑以造室寧沮趨者矧啓聖祥
而導夷化壇殿載新俯瞰湖水終千萬年永無災燬

會稽吳侯生祠碑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徽之休寧人其始仕會稽當海
上寇初入內地侯以能將兵知名於是承大吏命提
兵守水陸扼塞歷浙東西南直隸與賊遇大小數十
戰斬賊首數百級生獲數十人還虜者亦以百計凡

戰之處休止督發設守出闔有方法禁士卒無毫毛
擾居人又能舍死先士卒民多知其功者徃徃就所
戰處爲建祠刻石今曹娥江其一也父老某等來告
厥成請予序事予感而嘆曰曹娥一弱女子耳當其
伊嚶婉戀乃不知有門外事至其赴父之難眇大江
蹈洪濤慷慨激烈有猛丈夫之所不敢爲者夫典史
下僚也動爲人所籍倮然何異一女子至其當國艱
難乃惟知曰吾臣而已其仗劍舍身以當事乃不復
知有他計此其人皆以忠孝植性歷千萬古而同一

徐文長三集 卷之十 四
道今其祠若廟岐然兩相望豈偶然哉詩曰
伊昔孝娥垂笄統珥當斯之時一女子耳憤江痛父
不得屍所被髮亂流娥猛如虎今之仕者沉伏下僚
僂然長嘆則怨其遭有寇在庭孰敢攘臂世將棄戈
何况邑尉桓桓吳公天植忠孝先國後身與娥一道
啓宇崇功娥江之泚祠木相望照映江水

徐相公碑

神姓徐名龍佛世鳳陽人宋端平三年三月十三日
生當父官會稽學時嘗從道上拾鷄卵脰之得白鷄

以鬪莫有敵者父母憎其俠遂去家爲縣獄長未幾
改行讀書歸事其父母以孝聞歿而爲神至動入至
咸淳三年詔封神白衣頂聖入明人爭奉之天順
成化間再拓其居于故所稱學西闕鷄場所至弘治
初乃有沈潤王世威事潤曰我嘗夜半膠舟淡水鬼
火螢遶忽失楫我迷怖號神忽聞空鷄遂獲楫以歸
世威曰我爲老人隨祭南鎮夜歸忽一白衣告虎至
已而果赤虎至我怖不能號白衣詫虎虎去翼我以
歸及別問爲誰曰老夫會稽學西徐姓者也于是衆

益趨信始請鄉先生陸建寧記于石而獄有衆以祠
神之跡願湯不知也某縣之六年始刪定建寧記
復禪于此而舉其義曰今世之祠神者固以神神也
至問其所以神神者何則徒知曰不神胡獲封于人
主又安能拔二男子于鬼窟虎口中以予按建寧記
神之得爲神與其得封直云相傳耳而二男子事亦
僅出其口有無不足據又烏足以證神之神不神哉
獨聞鷄有場則真非無據者聞鷄而出于卵腋卵腋
而直從道上無故獲之此則真神者事耳意當其時

用博用獄以自擲弄必有詫呼束縱于園場中絕
特異其禍福善淫可以動天而宰幽者端平成淳終
神之世僅三十年正南渡兵時宜典籍之不備也今
獄旣祠神即不備不宜絕無所識即識又不宜以無
據者充也故予取于神卵而腋且拾者以存信爲作
歌曰卵兮伏兮雌所臍兮拾且腋兮保代羽以翼兮
孰思其故而能得兮博幅幅兮戰靡址兮舍博而徒
掌索纒兮生俠而雄歿而不可測兮遶園者棘兮彼
稷稷兮儔善而寃儔慝而殛兮

季先生祠堂碑

代

先生蚤聞新建致良知之旨既浸溢懼後之學者日
流而入於虛也乃欲身挽其敝著書數百萬言大都
精考索務實踐以究新建未發之緒四方之士從之
游者數百人自筮仕至老且革無一日不孳孳問學
者亦且數十年此其卓然以繼絕學覺來者爲已任
而處心制行光明夷坦孝友忠信蓋卜諸鬼神鬼神
許之質諸兒童兒童信之者矣間有稍疑之者謂先
生當長沙時以嚴以渥爲人所彈詆罷罷而獨居禪

林著禮書將有所迎而希也嗟乎是烏知先生哉先
生先人秉憲爲大夫家世祿先生知長沙爲太府罷
歸者不兩紀身死幾不能殮骨且未寒而三子已寄
舍於他人涅者固如是乎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
崔苻之盡殺子大叔之不猛也芟稂莠植嘉禾治何
病於嚴哉而况先生之或過於嚴也又其壯年養猶
未粹之時乎當長沙之 覲善當軸者以書畀先生
先生疑其薦已也懷之不達及罷啓書果然始推官
建寧會寧藩變先生提兵壁分水關院史以鄉試役

檄府長及先生先生移書并縮長令城守再三拒院
檄勿往即得罪勿願若爲御史得謫則以 慈壽太
后及 肅皇帝兩宮故批逆鱗即茲三事其所志不
在榮進也亦明矣拂之於顯然之章奏而願迎且希
於不可必達之故紙迎且希者固如是乎先生之學
與行仕與處其懿美不可殫舉其大約爲人所疑與
信則如此噫一疑之一信之彼從其疑我從其信亦
足稱賢矣乃不得與槩無可信者一食於鄉之賢殆
十有二年而先生存時往往語其徒曰吾子孫無顯

者而顯者之先吾所知也吾死慎勿隨世俗爲鄉賢
舉與聞者咸志之常快快一日越中薦紳暨家大人
以先生即不樂於校未必不樂於社而祀於社又吾
輩之力所易爲也議始倡和者響應郁穎上言遂撤
已所居旁舍四楹徙置禹跡寺西林實先生舊著書
所以祠先生陳按察鵠胡通叅朝臣奔走督率益力
助貲者旣衆祠所需用旬日告成門以二重垣徑畧
備潔牲卜吉治主以升鼓吹道周國人喜躍以某職
史也宜書其始見先生時未知學也旣稍從事於學

而先生則已歿歿而嘗追師之竊比於聶兵部事新建之義於是舉也誠快之書其敢辭考之古凡功德與言三立者有一焉則祀於國而今先生居其二昌黎乃曰鄉先生釣於某水遊於某樹某丘其可指而樂者有三則宜祭於社而今先生獨苦於學其爲三可指而可樂者未嘗居其一顧不即祀於國而亟祀於社也於法雖有遺亦從我之信以俟夫疑者之久而自信云爾於是謹書其舉事始終之歲月與鳩工之人若先生之世曰祠始於萬曆二年二月之朔越

十五日而成又越五日而工以入鳩工者爲里人王煉先生名本字明德別號彭山以進士仕始推官召拜御史以謫歷縣佐長起爲禮部郎中再謫歷府佐止長沙知府他若助貲者例得書書於碑之陰爲作歌曰

修篁兮叢枝黃熊子兮招提湘潭兮牧長解佩組兮言歸依短寮兮長席載六籍兮以卑栖髡管毫兮杵杵惟以遺兮將來叶淹日月之逾幾震冉冉其何之祠靈兮享靈匪他人兮吾儕叶靈之來兮總總挽北

後文長三集 卷之十 九
斗兮乘箕中參差兮延佇勞騁望兮何如

知清豐沈公祠碑 代商督學

贈光祿少卿沈公鍊嘉靖中以進士知溧陽與御史
爭可否再調補清豐凡十年稍遷錦衣衛經歷會虜
入古北口逼都城時 肅皇帝久居西宮至是持視
朝且 詔下百官議衆莫敢聲獨趙公貞吉一開口
公輒和之觸諱忌已而上書請兵二萬人願自效虜
退會大風霾公又上書詆公宜直甚乃得罪杖闕下
徙置保安既至則益結豪賢爲禦虜計虜蹂大同塞

臣敗績則割漢首以上倖贖公移書詆之又作射虎
行籌邊賦及諸謔詞以彈激風刺稍稍聞京師分宜
若塞臣畏且銜之其後又削木爲檜象令決耦射中
則舉觥相賞喝值饑則又散已財粟活殍以千計將
卒割漢首公得之斃杖下者復數人於是遠近無不
頌公真忠憤益切齒分宜黨黨爲計日深公由此遂
遇禍不數年黨敗 莊皇帝下詔錄舊忠公得贈與
廕而後公知清豐者相繼爲某某因邑人意後先經
營相與祠公於故唐南將軍霽雲祠畔後若干年某

奉命以御史督學北畿至清豐吏士相率以記屬僉
曰光祿之死事於曩昔也雖以勁然治茲邑實有惠
愛於民且公鄉人也敢以書請予喟然曰西國之刀
其鋒之鈞至斷犀兕然人得環之則遶指也等于常
今夫忠愛一道也於民則爲愛于君則爲忠愛柔而
忠剛視用之而已矣柔於邑而剛于廷公真能審所
用哉公三仕爲縣其治愛多不能悉錄錄其大槩如
此至公爲士以文名吾浙中然文主于雄藻類西京
其居常以孝弟節義爲經而稍喜俠以故每事必奇

鄉人至今談之猶凜凜若生云詩曰

韋緩弦急名專所長水柔火烈不能相通鷄翔蓬蒿
鵬搏蒼蒼莊周所短智效一鄉於惟沈公知柔知剛
方其作宰用寬斥嚴如牧而笠求芻飽羊及其在廷
掣條以揚搏擊惡鳥則爲蒼鷹等爲今耳一弛一張
式矜小鮮或借尚方柔可遶指勁不畱行我儀圖之
西國之鋼公死國事論定棺蓋鄉里垣塞祀公者再
清豐之祠則以遺愛豈偶然哉宜南也對

龐公碑文

代

天順間御史朱英所疏行兩役法籍縣民爲十年而
統於坊里之長每一坊一里中長各十人以須之今
民按丁若田五年而率錢與長爲吏辦公私費在坊
者主宴在里者主饋曰甲首錢又五年而長率民詣
縣庭審諸役曰均徭歲環遞以爲常蓋五年一用民
也時頗稱便其後吏肆而長饕餮所云甲首錢有一貧
男子出白金至四五兩者即富家按田而率有如畝
滿千出金不數百不已於是貧者走徙徃徃以錢累
其長其富者不免於詭其畝半其輸與例得蠲丁者

至若均徭一不幸得驛庫或捕鹽諸役其在榜中願
直役不過七八金富民承之則誅攫百出不數百金
亦不已又不幸富者兼得兩里役貧者或分得十之
一二則身家立破碎於是每當書榜則老胥黠長有
朝持空手暮金滿囊者與詭輸相唇齒而民之病極
矣南海龐公舊爲御史來按浙其所因革予奪悉匪
故常知前兩役爲病旣大且久乃一破其法如一邑
中調劑官百所需費若諸願役不縮不盈與民之丁
土相釐合凡丁一田畝十率出若干錢與秋租歲並

後文長三集 卷之二十四 三
輸於邑吏明年百所費與諸所役亦歲出庫中錢擇
其人掌之且買且顧名一條鞭又刻帖人給一紙今
曉然無所謂甲首錢長不得濫索無均徭富者不入
驛庫役最重且苦若鹽捕等者不得勒富者募而且
歲輸僅若干錢受詭者不得行胥吏無所用其後以
自殖蓋自詔下行之至今農始知貴田而櫃檐而食
者亦重去其土閭閻熙熙畧始甦息然亦既十餘年
矣諸父老子弟乃始醵金買屋以祠公而屬石上言
於予何晚耶詰之則相頽以對曰公亦知永州事乎

柳大夫將奪蔣氏之蛇而復其賦蔣氏出涕汪然者
以蛇之毒人不若賦法之毒八甚也龐公易兩役爲
條鞭是出我水火加之衽席今也聞且將奪我衽席
而復之水火其毒於蛇也倍幾予曰誠若是則父老
等之言衆言也予言者一人之言也衆言也者能致
于聞者也予一人言也而又言於石是不能致於聞
者也諸父老更進曰急父母之病者醫藥不巳也而
兼事於禱祠甚則且糜股上肉又安問禱祠不如醫
藥哉噫是亦可哀也已予亦何容於喙公名尚鵬字

廣之南海人嘉靖癸丑進士今爲副都御史

劉公去思碑

今夫以百里之長而聽斷百里之民長之心一耳非有二也耳與口目一耳亦非有二也而百里之民蓋千萬其心亦千萬其耳目與口夫以千萬其心與耳目與口如此其衆也且鬼匿而狐奸者百出而乘其所不及至欲以一心一耳目一口以臨之一不當則強弱倒置淳黠無所別書史起而陰把其衡平者十

一而不平者十九謗譏興而怨聲作矣噫然則孰謂聽斷非難哉劉侯名某者之長我山陰也其才能真足以起敝而完補破裂特以承某侯後侯恬然安之欲不取赫赫事更張獨其聽斷則真若止水鬚眉靡所不燭若禹之鑄鼎卽有魑魅魍魎亦夔夔睢睢畢露而不可逃其折而低邛之又若權石然無不愜其輕重而後已自一事至百千事自一日至三年民感而入者無不踊而出於是一邑百里之間帖帖若無事而史胥輿臺之輩亦縮手重足而退聽無有攫民一錢一粟者在漢史劉陶以孝廉宰順陽無他事特

徐文長三集 卷之二十四 十四
以縣多奸猾陶能摘而發之既去吏民思之復作歌
曰悵然不平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今侯之
以召入也民思而歌之亦如之未已也謀共祠而碑
之而屬書於予噫固其宜也異時邑校圯侯新之不
令勞且費於民江汰天樂侯隄之可十萬丈廣狹長
短視田業而責之主者民亦不知有勞凡此皆教與
養之大者也然學不圯堤不壞則侯亦不作吾所謂
不獵取赫赫而必欲功自己出者大抵然也噫有才
而不急于名此更難

徐文長三集卷之二十五

明會稽 徐渭 文長 著

陶望齡 周望 校

謝伯美 開美

商 濬 景哲

陳汝元 起侯同校

傳

聚禪師傳

王芝大師名法聚姓富氏嘉禾人也始去俗從師海

鹽之資聖寺與董從吾翁謁陽明先生於會稽山中
問獨知旨持詩爲贊先生器之答以詩至金陵叅夢
居禪師於碧峯寺問如何不落人圈績居與一掌師
大悟自是往湖郡居天池山其弟子名祖王者與涓
爲方外交結廬於山陰鏡湖之濱師往來吳越間數
至其地涓數往候之或連晝夜不去并得畧觀其平
生所著論多出入聖經混儒與釋爲一然好勝者或
以此詆之謂師苦於文而踈於道夫語道涓則未敢
至於文蓋嘗一究心焉者涓觀師之文未嘗苦也所

謂踈於道者其又可信乎然涓嘗令師代濟法師答
白居易問未了佛法書又令作首楞嚴昧晦爲空一
章解合千有餘言據案落筆應手而成與旨猜辭一
時皆徹則師之於道概可知矣其爲人峻潔圓轉舉
止瀟然王公貴人見其人至不敢屈而庸夫豎子一
聞其教輒興起自愧反其所爲曲儒小士多詆釋遇
師與立談顧趨而事之舍所學而從彼不可以觀道
乎師居天池山二十餘年登坐說法者凡幾每說衆
至若干人退而警悟趨道者甚衆而其所嘗侍奉第

子往來山中亦多至數十人皆冲然自得修行清苦
循雅有常度間或以詩聞於世所至人皆知其爲師
之徒也嘉靖癸亥五月十九日忽示微疾一日召徒
衆謂曰吾將行矣沐浴更衣履而逝閱一年將以閏
二月十六日藏骨於某所其徒某某抱諸遺事走數
千里道來京師請銘于兵部侍郎蔡公而渭適以尚
書李公聘寓京得見之取其遺摺其大者爲之傳

葉泉州公傳

諱信字中孚號南泉

泉州公歿踰年而渭始得交於公之諸公子又一日

從諸公子中睹董吏部公所贈公謫沂州若守泉諸
作又一日從師李長沙公所睹長沙公所誌公狀嘗
其時已知公絕偉人也及公季子度有女以壻渭長
子枚渭與公諸公子若雍者游益狎乃爲渭道公事
泉時當正德癸酉間閹勢張甚奉命鎮閩者爲某
每行府守以下並易章服罷組繡郊迎閹者祇據館
守率佐以下入班庭雷再屈膝拜俯伏閹從几旁徐
起答之以次畢守與佐屬左右列以待得命乃退就
府舍小不謹或拒所括輒得禍間至校逮從闕廷

斃杖下而佐以下閹則自縛笞以爲常於是所至府
無不人人惴恐者至公乃令四徒肩輿入閹館馳道
上不下又令前導者呵以入故事用驛舍丞唱門吏
始得入謁至是丞猶循之公大怒自道上令廻輿南
面停而笞丞以數十丞不勝痛號呼祈免一館中無
不洒然改色者閹大沮下堦而迎公謝無狀明日遂
去然猶索例所輸千金於府佐佐白公取庫金滿千
遣吏齎記與之閹覺又大恐悉謝不受去於是諸旁
府聞之稍稍梗閹閹中閹勢大衰息公倡之也始公

爲工郎時同舍郎某以墨聞公從之飲醉沃手先回
舍卽次公公詫奉盆者易水曰是水汚吾手同舍郎
故善諸閹至是乃竟構公自泉徙蠻徼竟敗公於思
南而公當副大理時以抗禮忤逆瑾瑾銜之誣公罪
矯詔杖公闕下幸不死謫判濟再三起僅獲守
泉此在他人宜廢食矣而公讎之愈力此其嫉邪而
羞忍耻不肯佞佞出人下用倖以易一郡大守
也謂不出天性哉渭方以是偉公而惜其遺乃公最
少子立爲渭言當傳之也渭乃爲公傳遺事其生平

出董吏部若長沙兩公筆者夫渭鳥得而襲之哉

贈光祿少卿沈公傳

青霞君者姓沈名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君生而以奇
驚一世始補府學生以文奇汪公文盛以提學副使
校浙士得君文驚絕謂爲異人拔居第一嘉靖辛卯
遂舉於鄉戊戌成進士始知溧陽以政奇御史憚之
卒得試徙在平再徙清豐已乃擢經歷錦衣衛以諫
奇庚戌冬虜入古北口抄騎至都城大殺掠時

先帝倉卒集群口

詠於廷大官以百十計率媵媢不

敢出一語君獨與司業趙公貞吉歷階抵掌相倡和

慷慨論時事嚴氏黨執格之君遂抗聲詆嚴氏父子

又上疏請兵萬人欲出良涿以西護陵寢遮虜騎

使不得前因得開都門通有無便不報無何又上疏

直詆嚴氏十罪有詔廷杖君五十削官徙保安爲

布衣以慙奇當是時君懷憤之日久而忠不信於主

上乃削木爲宋丞相檜象且莫射插之隨事觸景爲

詩賦文章無一不慨時事罵訶奸諛懷忠主上也當

是時邊人苦虜殘掠而楊順者方握符鎮宣大虜殺

人如麻順不敢發一矢虜退則割漢級以虜首功上君飛書入轅門數順罪順痛忌之承嚴氏旨日夜奇構君及甲寅虜復犯大同右衛順計不出前轍君飛書益急而君在邊久嘗思結客以破虜或散金募土人豪宕者爲城守保安饑又散金市遠粟粥僧舍活萬餘人順謂諸事非放逐臣所宜爲可以叛構君遂與御史巡宣大者路楷會疏入告君叛狀嚴氏父子從中下其事棄君宣府市連坐死者五人旣又馳捕其長子襄城抵宣府杖繫糜且死會給事中吳公時來疏上有詔逮順楷襄得免戊時丁巳秋月也先帝始再聽諫臣鄒公應龍林公閏等說悟向者嚴氏奸罔斬世蕃西市奪高官籍其家再踰年而先帝崩遺詔錄嘉靖以來以言事得罪者君得贈光祿寺少卿蔭子一人今上立一年襄復疏父寃順楷坐死上感君慙爲制文命省臣祭其墓

外史徐渭曰余讀離騷及閔青霞君塞下所著鳴劍小言集籌邊賦扼腕流涕而嘆曰甚矣君之似屈原也然屈原以怨而君以憤等死耳而酷不酷異焉雖

然死不酷無以表烈忠今夫干將缺且折其所擊必
巨堅也君結髮廬越山至入仕至放居塞垣其特奇
行多甚言之人無不駭心墮膽者然其要卒歸於孝
忠君少時君父翁睽其室走京師誓終焉其後君舉
於鄉入京悉要其鄉人爲供具長跼請歸其父翁哀
痛慟號路人無不洒泣者父翁遂感動亟命駕歸翁
嫗相歡如初跡君所爲孝如此其忠固有自哉然余
嘗至京師過君故舍舍旁人爲余道沈大夫盛時車
騎集門如流水及禍起門可張雀羅所不去者永嘉
張尚寶遜業鄉人胡通政朝臣耳然兩公者卒以此
得禍悲夫宋玉爲屈原弟子原死玉作些招原魂余
於君非弟子然晚交耳君徙居塞垣時余直寄所愴
詩一篇愧宋玉矣

白母傳

白母者山陰某里葛氏女也年十六歸白公瑾公素
弱母爲善調節使讀書成所學成化中以進士爲分
宜知縣母與俱往其明年公病踰時而庫所貯折銀
尚數千兩鄰境有因饑而作亂者聚徒百餘人將劫

取之縣固無城郭寇倉卒將及門諸簿丞與其妻孥
既棄署走匿他所母獨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乃始
遷公別室埋其銀污池中着公之服升堂以俟賊賊
至則陽爲好語相勞苦益盡出其所私藏釵珥衣服
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而不知陰已表識其間用是
後稍捕得之未幾公竟以病死于縣先是縣阻江水
一方舟渡人多爭溺死者母勸公爲浮梁以濟而公
之政治有恩惠又大畧時出母之意母之賢旣已聞
縣中至是喪公而歸也民哭聲溢郊野其婦人載橐

哭以送者途相次如魚鱗母都一毫無所取以歸時
年若干矣歸若干年而後卒其始歸時獨閉門謝外
事修飾謹慎以率先其帷中教子孫使治行誼里中
人賢母亦如其在分宜也至其末年皓首時乃始聽
鄰人諸族戚之請爲之決疑難斷不平有不訟於官
而謀于母者卽桀猾母一言水解而獸伏于是府若
兩縣學諸生數百人以母走告知府湯公公令榜其
門時母已老就枕席至榜日獨呼其孫憲令起沐浴
更衣坐堂中益遍召其諸子孫使來前榜聲絕而母

逝矣

論曰古今稱節婦貞女者多矣兼才與智而有之唯孫翊妻徐氏耳紆緩圖之而乘時以亟發殆兵家所謂曠弩發機者與然徐既許歸以昏則可延日時得自爲謀有兩故將可召則可與共事未聞以文吏婦與其家衆數人阻百餘劄起之寇於呼吸之間匿貯金徙病男子假冠服出所藏又默識其所欲與若母之敏給而奇者也假令母與翊之妻不爲婦人在今日得提數萬之衆以與閩越東夷之寇相從事其所

謂敏給而奇者又不知何如也余於斯重有感焉母之曾孫賁數爲余道母事且曰母死時出其篋中所計族人婚姻巾括褰帶至麻縷繫綴之細無不具其他物穢是子孫男婦人哭泣成禮而已噫觀於斯而母之慎密計深遠又如是哉

王君傳

吾友王君諱某字某卒之又明年其子府學生某以塋其考時缺志銘懼遂殞沒其素也乃書狀來請傳余讀已喟然者久之夫以王君少穎敏苦學未弱冠

以儒充試一不售乃爲生于府學中便廩食其後試
有司無一第不高等且間甲諸同學生百里之外裹
糧而趨學者無一不就王先生塾乃弛擔如是且三
十年數奇矣然猶以貢拔此人人能知之某亦能言
之者至其以文受知一府公府公憐其貧頗風之人
持百金爲壽請府事而君不爲動先是又一他府公
授一鄉翰林托令簡壻以屬君君對曰某薄命業已
約婦無以承使君厚惠府公復翰林戲舉舊事曰事
不諧矣此雖人人未必盡知之然某猶能言之也至

君以一經教弟子致束修若廩食準銅錢以個計可
百萬乃悉以同諸弟瑜者教之暇者食之終其身爲
一窶人此則人或知之生君未嘗言之死某亦不得
言之者也今夫身至大官鏹盈藏乃嫂叔矜耄鋤兄
弟以故業而鬪者豈少哉噫可傳已君有膽量嘗讀
書山中雷破廬木弗怖多鬼稍來弄人弗迷白晢面
滿月應法匪特文當顯也而竟止此命也夫

論曰懋新君雖窶然喜植花木畜魚於盆池買古書
帖及名人畫蒲篋笥數鉅俎銜杯喜翩翩也卽爲舉

子業然亦時爲詩及好人爲詩城中大家治園池不
少友人中爲詩者亦徃徃有之然予不數過也而特
數過君君之辨景豈真過富人哉而乃今則已矣莊
周曰自惠子死無以發吾言也

彭應時小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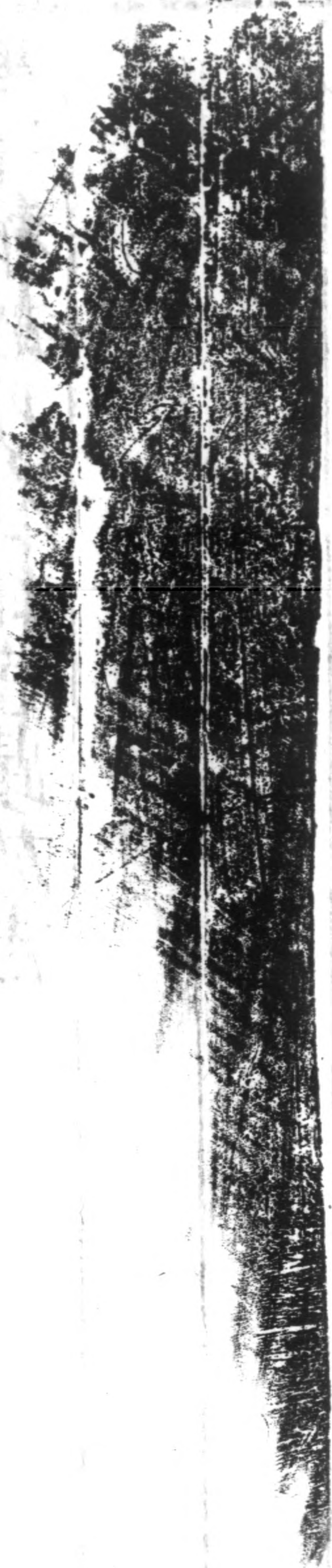
彭應時山陰人始以文敏爲生員旣以俠敗乃用武
中武科爲鎮撫又以亢被黜家居困鬱甚久之都御
史王公行來鎮浙知其材檄使練士會叅將盧鏜自
松江擊走蕭顯公今應時截諸海塘乍浦爲賊所掩
乃奮鬪被創墮馬死死之時猶恠罵其馬前卒促使
已脫身走者應時性聰敏能詩文材力武技一時蓋
鄉里中而馳射尤妙幾於穿葉少年時使氣人莫敢
忤至是善撫士卒士卒且樂爲之用而竟以敗死命
也夫

先師彭山先生小傳

先生姓季諱本字明德會稽人少受春秋於其兄木
遂以經名諸生中其後徃師新建聞良知之旨益窮
年治經心悟手書忘晝夜寒暑歷仕與處從游者數

百人所著書爲春秋私考廟制考義讀禮疑圖四書
私存孔孟圖譜樂律纂要律呂別書著法別傳說理
會編詩說解頤易學四同凡十一種爲言數百餘萬
悉破故出新卒歸於自得時講學者多習於慈湖之
說以自然爲宗懼其失良知本旨因爲龍惕說以挽
其敝識者謂其有功于師門始以進士理建寧嘉靖
初召爲御史以言事謫升沉者二十年止長沙守
其爲政急大節畧小嫌絕不知有世情卒以此稍得
譽唯名士大賢獨心慕之嘗居父母喪終兩制不入

私闖事其兄間膳視寢出告反告雖皓首一如其童
時其孝友篤至如此平生不事產業家無餘貲沒十
二年鄉人景其賢爭出金構祠以祀復祀於校木字
元德早舉于鄉官至伊府長史始爲縣令郡佐並以
廉平稱故所在紀官蹟於志



書